

名家精品
世界优秀微型小说作品选

◎冯杰\编

纹 在 风 中 的 刺 青

WEN ZAI

Feng zhong de

Ciqing

- ◆ 今晚8点15分
- ◆ 我是怎样自杀的
- ◆ 嘘！别让冰箱听见
- ◆ 反政府部
- ◆ 赌吻
- ◆ 必须是肺病患者

新疆人民出版社

纹 在 风 中 的 刺 青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纹在风中的刺青/冯杰主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12

ISBN 7-228-06099-2

I. 纹… II. 冯… III. 微型小说-名家作品 IV. R1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1188 号

责任编辑: 蔡伟成

封面设计: 阿 风

纹在风中的刺青

冯 杰 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西安市尚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300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8-06099-2/I·4988 定价: 18.80 元

——纹在风中的刺青(前言)

微型小说是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比起动辄挥洒万言的中长篇,微型小说以它惜墨如金与弦外之音而存在。其独特的欣赏价值,任何艺术都无法取而代之。一场宏篇巨制和一篇精绝小品,一样都可以成为不朽之作。

微型小说讲究含蓄,言简意赅,而这个赅,不是单指赅博,还意味着深沉,遗人回味。法国作家哈巴特·霍利的《德军剩下来的东西》是这样的:

战争结束了。他回到了从德军手里夺回来的故乡。他匆匆忙忙地在路灯昏黄的街上走着。一个女人捉住他的手,用吃醉了酒似的口气和他讲:“到哪儿去?是不是上我那里?”

他笑笑说:“不,不上你那里——我找我的情妇。”他回头看了女人一下。他们两人走到路灯下。

女人突然嚷了起来:“啊!”

他也不由抓住了女人的肩头,迎着灯光。他的手指嵌进了女人的肉里。他们的眼睛闪着光,他喊着:“约安!”把女人抱起来了。

这篇小说,纯以白描手法,把两个人物在一生中最不平常也是最痛苦,最尴尬的瞬间托现给了读者。但两人在此以前和在此以后,则需要读者自己去想象。

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两兄弟》,则内涵深厚,以小喻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他们两个现在都已去世。他们是两兄弟,一个是画家,另一个是医生。那位画家自以为是天才,他骄傲近暴躁,浮夸自负。

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认为他是个市侩和感情用事的人。不过他自己却一点钱也赚不到，要是没有哥哥周济他，他早饿死了。

奇怪的是：尽管他外表笨拙粗野，却绘了很多的画，不得不举行个人画展，而且每次都卖掉两幅，从未超过此数。

最后医生终于明白他弟弟根本不是个天才，只不过是二流画匠罢了。在他为弟弟作出种种牺牲之后，这发现对他来说是难受的，但他却把这一切藏在心里，秘而不宣。后来，医生去世，把自己的一切留下来给他弟弟。那画家在医生的家里发现了二十五年来被无名主顾买去的全部油画，最初他无法理解，经过一番考虑，他作出了如此解释：那狡猾的家伙想作一本万利的投资呢！

这篇微型小说的妙处是作者刻画了两个品质截然不同的人：高尚的哥哥和卑劣的弟弟，作者不发议论，没有点题，只是让读者自行寻味和判断，在主题方面，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从形式或语言结构来看，微型说首先是要写出一种文字的意义，这是最基本的意义，即由表面文字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更进一层则是由文字结构所赋予的意义；第三层则是由文字和文字表叙的事实所构成的在读者经验之外的一种经验意义。

所以优秀的微型小说，不仅首先要写好第一层意义，更重要的是写出第二层、甚至第三层意义。

本书收录的一部分世界优秀的微型小说，都是名家笔下的精品。读罢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获得巨大的文学享受。让我们真正领悟一种另类的美丽。它们精短的文字结构有时虽然苍白，但所凝聚的巨大内涵，就象刺青，淡淡的痛渗出后，就剩下一种绝艳。

目 录

世界优秀微型小说名家作品

- | | | |
|----|-------------|-------------------|
| 1 | 我最讨厌谄媚 | [日本] 美惠子 |
| 8 | 索 债 | [法国] 维克多星 |
| 12 | 多疑症 | [美] 埃德·华莱斯 |
| 14 | 假面舞会 | [美] 道尔·柯 |
| 20 | 仁爱之心 | 丹麦·索伦·弯里克林 |
| 24 | 骗 术 | [美国] 利奥·罗斯顿 |
| 26 | 马贝街的故事 | [美国] 威尔马·怀斯 |
| 31 | 新娘凯西亚 | [美国] 托马斯·H·瑞达尔 |
| 33 | 吃美金的洋娃娃 | [美国] 洛朗·勒梅尔 |
| 36 | 今晚 8 点 15 分 | [英国] 威廉·帕克 |
| 37 | 爱情歌曲 | [美国] 伊莉贝尔·兰格斯·卡赛克 |
| 41 | 给老师的礼物 | [比利时] 尚贝·戈西尼 |
| 45 | 飞车救婴 | [英国] 罗伯特·华格斯·艾格 |
| 47 | 军人的妻子 | [前苏联] 马科·拉米乌斯 |
| 55 | 小乞丐赤手创业 | [美国] 布鲁斯·艾伦·约翰逊 |
| 60 | 半份儿礼物 | [美国] 罗伯特·巴里 |
| 63 | 遗 书 | [英国] 汉斯·鲁格 |
| 66 | 生活写真 | [泰国] 伊格 |
| 70 | 轻蔑的一瞥 | [德国] 艾米尔·莫里斯 |
| 73 | 一个老光棍的罗曼史 | [俄国] 安·谢·库普林 |
| 78 | 我是怎样自杀的 | [土耳其] 阿吉兹·涅辛 |
| 82 | 犯罪的舞台 | [日本] 星新一 |

- 86 父亲的信 [美国] 文森特·加勒里
- 88 杰里 [美国] 杰弗里·佩尔特
- 92 理想的推销术 [日本] 小田切亚弓
- 96 锅炉安装典礼 [土耳其] 阿吉兹·涅辛
- 102 墙 [法国] 皮埃尔·佛兰亭
- 105 太太做蛋糕 [意大利] 安托尼·摩诺
- 107 大脑 [俄国] 弗·伊·加里宁
- 108 嘘! 别让冰箱听见 [美国] 琼·汉斯
- 109 礼物 [英国] 哈利法克斯
- 112 马斯涅先生如是说 [英国] 尼维尔·艾登
- 113 白医师的墓碑 [苏格兰] 保罗·贝克茨
- 115 来自赌城的电话 [美国] 丹·福斯特
- 117 买牙膏 [德国] 汉斯·莫毕尔
- 119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奥地利] 阿诺·格斯汉
- 122 琼斯的判断 [美国] 格斯汉
- 123 神奇的警服 [法国] 让·辛格
- 127 富有人情味 [日本] 星新一
- 131 出狱者 [美国] 欧·亨利
- 136 必须是肺病患者 [土耳其] 阿吉兹·涅辛
- 141 记者 [加拿大] 里柯克
- 144 一枚金币的代价 [法国] 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
- 146 一则新闻 [美国] 奇斯·琳达
- 147 我最怕讨价还价 [美国] 亚克·尼尔森
- 151 我这一辈子 [俄国] 阿戈达斯
- 152 古九谷瓷瓶 [日本] 井上靖
- 154 注意日期 [英国] 亚克·尼尔森
- 156 渴望的早晨 [日本] 星新一
- 169 旧屋 [法国] 佛罗伦斯·简·索曼
- 173 圣诞玫瑰 [美国] 戴维·C·凯勒
- 175 展归 [意大利] 伊达洛·卡尔维诺

- 180 我最难忘的人 [美国] 马克斯威尔·马提斯
- 185 出租车司机 [美国] 斯基普·泰勒
- 189 镇静的女主人 [瑞士] 玛丽·埃文斯
- 191 妈妈的银行存款 [美国] 凯瑟琳·福伯斯
- 194 夫人，您在哪儿 [美国] 奇斯·琳达
- 198 倒行逆施的贾金斯先生 [荷兰] 奇夫·克鲁伊
- 202 密电频繁 [美国] 凯瑟琳·福伯斯
- 204 幸福铃 [日本] 星新一
- 209 演说机 [土耳其] 阿吉兹·涅辛
- 211 反政府部 [日本] 星新一
- 214 旅行 [斯里兰卡] 安妮·莱纳辛格
- 221 苍蝇 [英]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 227 远与近 [美] 托马斯·沃尔夫
- 231 孤独的登山者 [西班牙] 赫拉尔多·比尼亚·罗萨雷斯
- 236 选择 [英] 罗·克库克
- 239 我吞下了国家机密 [土耳其] 哈吉·萨布里
- 241 无个性的男人 [日本] 村上伸二
- 245 合作者 [日本] 立花和彦
- 249 电话联络 [美国] 史密斯·泰勒
- 250 母亲最后一次笑 [美国] 罗宾·里·素伯
- 253 油漆工 [新西兰] 珍妮特·费雷姆
- 258 再见，尤莉亚 [德国] 里塔·贝格尔
- 263 某国故事一则 [土] 阿兹顿奇·韦德
- 266 亚当和上帝 [美国] 亚当·斯密斯
- 271 火柴棍之间的平等 [土耳其] 穆梯拉·伊特
- 274 一个包厢服务员的报复 [法国] 弗郎索瓦·一庞赛
- 277 轮流付帐 [美国] 杰克·昆
- 280 白色的帽子 [日本] 阿满君子
- 282 新年 [前苏联] 维·罗申科
- 286 蠢人的天堂 [美国] 艾·辛格

- | | | |
|-----|----------|------------------|
| 290 | 坐 | [美国] H.E. 费朗西斯 |
| 292 | 太晚了 | [日本] 井川一郎 |
| 295 | 在动物园里 | [保加利亚] 斯杰潘·扎依察洛夫 |
| 297 | 俄勒冈州火山爆发 | [瑞士] 瓦尔特·弗洛特 |
| 299 | 忏悔 | [日本] 佐佐木大善 |
| 300 | 走钢丝 | [日本] 星新一 |
| 301 | 坏女人 | [苏格兰] 罗·威尔克森 |
| 309 | 情书 | [德国] 玛丽·路易丝·卡西尼茨 |
| 316 | 赌吻 | [澳大利亚] 阿伦·马歇尔 |
| 322 | 妻子的隐私 | [法国] 法比内·瓦尔麦 |
| 326 | 玫瑰色的罪恶 | [日本] 山川方夫 |
| 330 | 没有爱情的罗曼史 | [前苏联] 谢·沃罗宁 |
| 332 | 诡诈的赌局 | [美国] 查尔斯·爱因斯坦 |
| 339 | 恐怖故事 | [英国] 马可·德涅比著 |
| 340 | 躺在草坪上的姑娘 | [巴西] 德·安德拉德 |
| 343 | 残破的钞票 | [日本] 村田浩一 |
| 347 | 夜晚发生的故事 | [美国] 菲·休根 |
| 349 | 一个或另一个 | [英国] 鲁伯特·库克 |
| 352 | 诀别 | [日本] 赤川次朗 |
| 357 | 白苍鹭 | [美国] 莎拉·朱厄特 |
| 358 | 幸运的失约 | [美国] 莎克丝·罗伯特 |

我最讨厌谄媚

〔日本〕美惠子

他走进了发行部。我们这个部里一共有九个人。我这是第一次见到他。他进来时，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我是最后一个站起来的。本来我并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没有打算起立，但是一个同事推了推我：

“喂，加泽姆先生来了。”

我一听见“加泽姆先生”几个字，立刻跳了起来。他腰缠万贯；是个百万富翁，况且又是我们的老板……难道能让他看见我对他不恭顺吗？

“坐下吧！”他大声说道。

于是我们全都坐下了，只有赛夫基还站在那儿。

“你们忙你们的！”加泽姆先生说，“干吗要起立呢？每个人只要能各尽其职就行了，起立有什么用？我可不喜欢这一套。”

“是，大人，卑职们遵命。”赛夫基嘴里这样说道，可自己还是象根木桩似地戳在那儿一动不动。

要是这么站着倒也罢了，他还把双手叉在胸前，躬身弯腰成九十度。

赛夫基是发行部主任。看得出来，加泽姆先生觉得自己是个百万富翁，所以不愿意别人为了钱向他谄媚，这倒是一种值得称颂的美德。我对站在他面前的赛夫基蔑视他瞥了一眼，可

他还是那样毕恭毕敬地咕哝着：

“大人，卑职只一定遵照您的训示，要各尽其责，各尽其责……”

加泽姆又特地对他喊了一声：

“坐下！我最讨厌谄媚！”

“是，是，卑职不敢、卑职不敢……”

真是令人作呕。人家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我最讨厌谄媚”，可他还要作出这副奴颜婢膝的样子来。

如果他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要扯着他的衣襟，对他大喝一声：“快给我坐下吧，奴才！”

这时加泽姆先生真地生气了：

“叫你坐下嘛！我不喜欢你这种样子……快坐下工作吧！”

“是，是，遵命，大人，卑职……”

他嘴里答应着，可仍然没坐下。加泽姆先生本是来巡视的，但是看见如此低三下四的赛夫基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既然不便转身就走，便无可奈何地换了一种比较温和的口吻说道：“老弟，坐下吧，请坐好吗？何必总是这样站着呢……”

“是，是，大人这样体贴入微，卑职感激涕零……”

加泽姆先生忍不住笑了起来，可那是一种不愉快的笑。看得出来，他不高兴。

“您是赛夫基先生吗？”

“岂敢，岂敢，卑职之名何足大人挂齿。”

“赛夫基先生，我是不喜欢这样说话和这种礼仪的。”

“是，是，大人谦虚的美德，四方敬服，相形之下，更使卑职们深感对大人亵渎，渐愧，惭愧……”

这时，我真想站起来打他两巴掌，然后把他按到座位上去。同事们早就说过，我们的主任是个马屁精，我还不信呢……这次总算领教了。

“坐下吧，老弟！”

“是，是，不过在大人面前坐下，卑职实在不敢……还是请您允许卑职站着吧……”

他恳求着，差一点要哭出来了……加泽姆先生只好撇开他，转向我们说：

“我不喜欢谄媚，你们明白吗？下次我再进来时，谁也别站起来……每个人都干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当加泽姆先生气呼呼地走出门去时，仍站在那儿的赛夫基还在他身后说：

“是，是，大人，卑职遵命，遵命……”

吃午饭时，我对一名叫克里木的同事说：

“哟，赛夫基真是个马屁精……这样的人，我倒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如今这种马屁已经不适用了。”克里木说，“这叫做东方式的谄媚。”

“拍马屁还有东西之分吗？”

“对！还有一种欧洲式的谄媚呢。这种东方式的谄媚太落俗套；已经过时了……明白吗，如今已经不兴这个了。其实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别人奉承。你是新来的，还不知道这位加泽姆先生呢，他开口闭口‘我讨厌谄媚’、‘我不喜欢谄媚’，可是如果他尝到欧洲式谄媚的话，那就有得好看了。人只要发了财，肯定更喜欢听恭维话。我们这位加泽姆先生实际上很可怜。他家财万贯，应有尽有，可还是觉得不幸福，因为他缺的就是那种欧式奉承。他翻来复去说‘我讨厌谄媚’，意思就是：‘怎么就没有我觉着受用的那种恭维呢？’我真可怜他，你知道那些美国富翁养着秘书干吗？就是要他们奉承嘛，但那是一种西式的奉承。”

“看来你是懂得这种诀窍的咯，克里木。”我说。

“我懂……”他说，“我既懂得它的诀窍，又知道它包含的哲理……你瞧着吧，过些日子就会有变化的……”

就在我们这次谈话后不久，克里木所预言的变化真地开始了。我的月薪是二百五十里拉，比我早来三个月的克里木的月薪和我一样。可就在那次谈话后一个星期，克里木的薪水一下加到了三百里拉。那些工作了两三年还拿一百八十里拉的人们开始在背后嘀咕了。就在这些议论声中，克里木的月薪又加到了四百里拉，主任赛夫基也不过拿四百里拉呢。

接着，克里木成了我们的主任，薪水涨到了五百里拉，赛夫基却变成了他的助手。没过多久，一星期只来上一、两天班的克里木又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工薪提到了七百五十里拉。

克里木的薪水越涨，他和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就越大。老同事们已经开始称他为克里木先生了。特别是赛夫基，一看到以前曾是他的下属的克里木时，立即整衣理冠、毕恭毕敬，对他一个劲地“大人您，大人您”地称呼起来了。

后来我们又听说克里木陪同加泽姆先生去欧洲旅行，旅行归来，他的薪水一下猛涨到了两千里拉。可这还没完呢，最近我听说他的月薪已经是五千里拉了。他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准……先说是加泽姆先生的秘书、助手、代理人啊什么的，加泽姆先生不在时，一切都由他代理；可后来情况又变了，只是当克里木不在的时候，加泽姆先生才管管事。

这个克里木啊，并不是个勤奋的能干、有学问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本事。我猜想他一定是凭着西式谄媚才有今天的；可就是不知道这西式谄媚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最后我总算有机会发现了这个秘密。

加泽姆先生一共经营五、六个企业，我们所在的这个企业是其中历史最长的一个。有一次，每个职员都接到通知，说是要庆祝企业成立二十周年，每人可以多拿一个月的工资。纪念

日那天晚上，还要在一个大饭店里举行有八十多人参加的宴会。

就是在这个宴会上，我弄明白了什么叫西式谄媚以及克里木成功的诀窍。这天，加泽姆先生坐在首席，克里木就坐在他身旁。因为我对此极感兴趣，所以我专心倾听着克里木说的每句话，注视着 he 做的每个动作。正当加泽姆先生要举杯祝酒时，克里木一把抓住他的手。

“不行，”他说：“您知道，这对您是有害的……”

“没关系，就这么一小杯嘛……”加泽姆先生说。

克里木很严厉：“说不行就是不行……您要是明知故犯的话，我以后就不管了，您明明知道，这对您的心脏是有害的！”

加泽姆先生只得放下酒杯，坐回原位。

过了一会儿，加泽姆先生又说，“太热了，把那扇窗户打开吧。”

他的话音未落，我们那位东方式的马屁精赛夫基比侍者还快地从桌边跳了起来。

他一面应着“是，是，大人，卑职愿为大人效劳”，一面急忙朝窗户那儿跑去。

正在这当儿传来了克里木严厉的声音：“不行，不能开窗！”

“您这是怎么啦，简直象个孩子……瞧瞧您已经出汗了……如果现在开窗的话怎么得了？”

“天知道，我并没有出汗啊！”加泽姆先生说。

“怎么没出汗呢，您出汗没出汗难道我会不知道吗？真是的……”

加泽姆先生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啊呀……”克里木喊了起来，“您这是干什么呀？千万别这样，难道您疯了吗？”

“怎么啦？”加泽姆先生说，“我只是倒了一杯水啊……”

克里木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天哪，天哪……您真是不可理喻……难道能让您喝水吗？既然您渴了，那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侍应生！快去拿一瓶苏打水来！”

……

反正是加泽姆先生想干什么克里木都不让，可是克里木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唯命是从，只是偶尔象个被溺爱的孩子那样向克里木撒撒娇。

“就让我喝一杯吧，有什么关系呢……”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嘛，瞧您……一点儿也不考虑自己的健康……”

可是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却又反其道而行之了。正在大家都热得出汗的时候，刚刚还不让开窗的克里木对加泽姆先生说：“有点热，是吗？您不是感到有点气闷？”

“没有啊……我不闷！”加泽姆先生说。

“一定是憋得慌了，一定的……这我知道。让他们把窗户打开吧。”

这时我们那位东方的马屁精赛夫基又把手中的刀叉一扔，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是是，还是请允许卑职为大人效劳吧！”

他又立即跑去开窗了。

“咳！我说过多少遍啦，我是最最讨厌谄媚的了！这和你毫无关系，你就别管，让侍应生去开窗不就得了吗？”加泽姆先生不耐烦地说。

“是是，遵命。卑职又招大人生气，卑职该死，单职该死……”赛夫基低声下气地嘟哝着。

加泽姆先生早把脸转了过去，问克里木：

“我可以抽一支烟吗？”

“抽吧，可是只能抽一支，”克里木说，“要是您再想抽一支我就不答应了……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四支烟了。”

我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突然克里木又大声嚷嚷起来：“哎呀呀！我对您说过多少次了，让您别穿着这身咖啡色的便服来参加宴会……”克里木数落着，“真是的，我的嘴皮都要磨破了，咳，只要我一分钟不在您身边，您这儿就要出漏子。”

我盯着加泽姆先生看，这么一位堂堂的百万富翁竟然变成了一个撒娇的孩子：

“别生气好不好，忘了嘛……”

克里木对同桌的人说道：“唉，你们不知道，加泽姆先生简直就是个小孩子。”

东方式的马屁精赛夫基立即跳出来讲：

“天哪，您在大人面前这样说话，成何体统，真是……”

可加泽姆先生却大声呵斥他道：“闭嘴！这儿不用你管！你怎么喜欢拍马屁，真主可以作证，我本来就象个小孩子嘛……如果没有克里木先生的话，我都不知道要病几回了……”

“好了好了，让咱们瞧瞧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克里木瞧了瞧手表，“看！已经到了您睡觉的时间了，您该走了！”

“再坐一会儿吧！”加泽姆先生歪着脑袋说。

“不行……已经九点半了……到家就该十点了，就这样也已经迟了……十点一到，您一定要上床，好了，走吧！”

他们站起来时，克里木伸手要去拿酒杯，我马上用手按住了他：“您这是干吗呀，看在真主的面上，请别这样……我一直在看着您，您这已经是喝第五杯了，您怎么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健康着想呢？把手收回去吧！”

“有什么关系呢，就让我喝了这杯吧！”克里木看看我说。

“这次就算了，可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了。”

“真是个好样的，你很快就领悟到了东方式谄媚和西方式

谄媚间的区别……我们还有许多值得向西方学的东西呢，连拍马术我们都差得远……你现在的月薪是多少？”

“二百五十里拉。”

“我给你加到五百。明天，你就可以接替赛夫基的职务，让他当你的助手吧！”

赛夫基跑步来到门边，吻着加泽姆先生的衣襟，虔诚地叨唠着：“卑职万分感谢大人今晚恩赐的盛宴，愿真主保佑大人长寿，祝愿大人福体永远康泰……”

“快走开，马屁精，”我拉住他，喝道，“你把拍马术糟蹋得够了，快走！滚蛋，别让我再看见了！”

索 债

〔法国〕维克多星

N先生从高利贷者那儿借了一笔钱。到了该还债的那天，理所当然的，这位高利贷者上门来索债了。他是位中年男子。

“喂，我借给你的那笔钱该如期归还了吧。”

N先生答道：“当然是要还的，不过只是本金。”

“那么利息呢？哈哈，你是想说再延缓几天吧。”

“岂止是延缓，我打算永远不支付。因为我认为不应该支付。请别再指望赚什么利息了吧。”

一听这话，中年男子不禁大为惊讶。“开玩笑可不好办哪。我是信任你，所以才借钱给你的。拒付利息的话可就不好说了。这是我赖以谋生的衣食饭碗呀，也是社会上的惯例。”

N先生反驳道：“究竟为什么借了钱就必须支付所谓的利